

☆ 庆祝解放
四十周年 ☆

黎明前后二三事

编者按：

今年是江浦和南京解放四十周年。关于解放江浦战役的战斗情况，本刊首辑已载文介绍。现根据手头资料整理一组短文，反映江浦战役前后几件鲜为人知的事，姑且名为《黎明前后二三事》，奉献给读者，作为庆祝解放四十周年的一份薄礼。

本资料来源于参加解放江浦战役的我军原三十五军一〇三师三〇七团团团长王福堂、三〇八团政委蒋杨桥、三〇九团副政委刘涛、以及三〇七团一营教导员王怀晋、卫生员房明玢、二营教导员王守仁、四连连长刘德香、五连排长丁修清，三〇七团特务连电话班长李宗伦，师部侦察连副班长魏继善、侦察员杨守来等同志的回忆。在此表示感谢。

在这四十大庆的日子里，江浦人民向为解放江浦而英勇献身的将士们表示崇高的敬意和沉痛的悼念；向今尚健在的功臣们表示真诚的感谢和美好的祝愿。

解放江浦战役的侦察工作

江浦战役，是35军整个“三浦战役”的一部分。（三浦即浦镇、浦口和江浦）三浦战役的侦察任务是由军部直接负责的。而各师亦负责侦察自己的战斗目标，如一〇三师是负责解放江浦城的，亦侦察江浦情况。各团亦各自进行侦察。担任主攻的营、连、排各级干部则都在几天十几天前亲到现场侦察，如309团的一些连排干部，是在战斗打响前的四月十一日夜闯潜到城西北敌人的工事跟前侦察地形、敌碉堡位置、火力布署等情况的。而师部的侦察连和团部的侦察排，则在战斗前廿天就开始了紧张的侦察活动。他们或化装成卖油贩香烟的进城侦察，或派出侦察小组潜入敌据点周围监视敌人，抓“舌头”，有时还把电话挂到敌人的电话线上，偷听敌人的电话，或是与敌人通话。有一次师部侦察连副班长魏纪善同志利用敌人的电话线与敌人通电话，宣传我党我军的政策和战争形势，号召敌人向我投诚。

侦察工作成绩很大，基本上摸清了地形和敌人的各种情况，为战役的胜利创造了前提条件。也有两点教训：①在战斗开始前几天才筑起来的、伪装得很好的、在城西北角（伸出城外）的一个暗堡没有搞清，因事先无防范准备，致遭敌突然袭击；②只注意敌城防工事的外形及数量，而对其内在的质量注意不够，致使战斗受挫。当时江浦城西面求雨山上有敌水泥子

母堡，东、南两面城外，为敌之开阔腹地，只有北面一方城墙暴露于我阵地前沿，可以进攻。而这北面的城墙，几乎全是依凤凰山而筑，砖墙是沿着凿好的山土墙壁而垒砌上去的，这种原始的土山极为坚固。当时对这种城墙的特性不够了解，只作为一般城墙对待。结果，重炮轰不垮它，一次又一次地送上炸药包也炸不开缺口，只好辅之以云梯攻城。

谁最先攻进江浦城？

到底是谁最先攻进城的？这个问题，早就存在。它的产生经过和结论是这样的：

①作战方案和战斗开始后都是307团一营三连为突击连。

②二十日晚上九时到二十一日凌晨两点多钟，一营三连攻城八次，全连伤亡只剩下指战员十六人，没有完成突破任务。此时领导上想另换人主攻。307团团长王福堂同志在前沿阵地（即城墙下不远处）问三连张连长：“你们能不能打了？换别的连队吧？”张连长说：“我们死也要死在江浦城脚下。”原来就是伤号、这次战斗中又打断了膀子、躺在城墙脚下的一营副营长孟庆有同志，则在那里骂“娘”，坚决不许换成别的连队。在这种情况下就没有撤销三连主攻的命令，只调了一下攻击地点（从原来在北面的凤凰山头进攻，改到东北角的现中生活区处进攻），仍让三连攻城。

③到凌晨二时城还没打开，军、师首长都很焦急，恐突破“廿日天亮前攻下江浦城”的原订计划。于是在没有撤销“三连担任主攻”的命令的同时，又发出了这样的号召：“已进入前沿的连队都可选择地点，待机攻城。”于是，在三时的最后攻城信号打响后，除307团一营三连在攻城外，另有307团二营四连（攻击地点在现烈士塔东，中学宿舍西之土地庙），三营七连（攻击地点在老江中门口一带），309团三营九连（攻击地点在城西北角），都在攻城。这次总攻，各连队先后一举攻进城内。

④江浦城一解放，103师就奉命离开江浦，向浦口进发。解放了浦口，又渡江进驻南京。后不久又开赴浙江剿匪。因忙于作战，对江浦战役没有及时进行认真的总结。到一九四九年十月开庆功大会，要为有功连队、个人授奖，问题出来了：有四个连队都说是他们最先攻进城的。而到底谁最先攻进的呢？当时虽作调查，但未获圆满结果。后根据整个战斗的贡献和牺牲情况，以及一些领导同志的看法，由领导裁决。307团一营三连是最先攻进城的，奖给锦旗一面，上书：“捷足先登”四个大字，而309团三营九连也获得书有“登城先锋”的锦旗。但这一裁决并没有为所有有关同志认可，至今仍然各持所见。

⑤许多当事者认为：最先攻进城的荣誉，仍应属307师一营三连。理由有五：1. 三连的的确确是接受主攻命令的连队，并一直在执行这一命令；2. 三连确实攻进了城；3. 攻城战斗中三连牺牲最大，吃苦最多；4. 也没有三连在后，别的连队在前的肯定材料；5. 实际历史已经作了裁决，旗子给了三连，不可能再作更动了。

英雄事迹补记

解放江浦城的战斗，是名副其实的攻坚战，打得极其艰苦、激烈。在这次战斗中，击溃敌廿八军一个加强团和一个地方保安大队计二千余人。我军伤亡也较多。单307团就伤亡

450多人，（其中牺牲138人，仅现场记录数字），该团到南京就补员800多人。另两个团也有一定伤亡。103师在江浦战役中伤亡约七百人以上。

这次战斗涌现许多英雄事迹，《江浦文史》第一辑已有记述。再补充如下：

爆破手伏大全同志，连续三次冒着敌人密集的火力送炸药包进行爆破，为登城突击队开辟了前进道路，记特等功一次。307团一营三连一排一班班长陈乃芝同志，英勇顽强，第一个登上城头，记了一等功。307团一营三连副连长王仁爱同志，带领突击队攻城，几经苦战，出色地完成了战斗任务，记了特等功。307团一营三连卫生员丁广福同志，冒着生命危险，竭尽全力，在战场上连续抢救几十名伤员，火线光荣入党。

103师进军浦口及找船渡江

解放江浦城的战斗刚一结束，廿一日早上八时左右，师部就向各团下达了进军浦口的命令。各团将俘虏交给师部处理，除留下保卫干事、书记（即秘书）等少数干部负责掩埋烈士的尸体等善后工作外，全部向浦口进发。

部队边打边向浦口逼进，二十一日晚激战一夜，廿二早上五点多钟，浦口解放。不久，103师云集浦口江边。这时，浦镇也解放了，于是军部下达了“千方百计弄船渡江”的命令。浦口的工人也在设法制造渡江工具。

103师派侦察连四处找船。到二十二日下午二时多，侦察连武装侦察排班长徐全领等同志在离浦口很近的一条小河里，找到一只小划子，几经教育后，船主（四十多岁）愿送解放军过江，並叫他的十五、六岁的儿子做助手。

二十二日下午三时左右（一说五时），小划子从浦口西边出发向三汊河方向驶去。乘小划子的，除船主父子外，另有侦察员五人，这五人是：魏继善、孙晋海、尹鸿亮、何鹏、周建喜。他们五人原是便衣侦察员，是用短枪的，但怕过江遇到强火力阻击，又带了一挺重机枪。子弹带的很多，战士拿不过来，小船工主动背起了子弹带子。在小划子开始渡江时，部队在北岸以火力掩护。

五位侦察员过江以后，立即探索到下关发电厂门口，看到了护厂工人，说明了来意。工人说厂里有一只小火轮可以使用，于是把点火师傅及船工请来，点火烧了约三个小时，到晚八时左右，船起锚向浦口开去。在这之前，浦口那边，不断吹号询问侦察找船进展情况，下关这边也在江边高喊“船找到了”，但因江面太宽，音信不得互传。

晚八时多，小火轮到了浦口。全军指战员欣喜若狂，军部遂决定先渡103师的侦察连过江。侦察连过江后，在下关电厂吃了一顿晚餐（由电厂主动要求招待的），随后分头活动，有的找船，有的沿大街向新街口进发。在向新街口进军中，曾遇敌小打了两次。

接着侦察连后边渡江的，是103师307团一营的指战员。接着307团二营、三营，308团、309团依次过江。103师是最先渡江的一个师。

原只有一只小火轮，后来，人过去多了，又找到许多船只，就越渡越快了。大约到廿三日黎明前，103师307团等已全部渡到下关。但他们没有及时进城，只是集结江边。

廿三日早上九时左右，举行入城式，群众敲锣打鼓，唱着“解放区的天”夹道欢迎。

关于进入美国大使馆事件

35军渡江以后，在南京的驻防情况是这样的：从下关到新街口、中山路和中山北路以西地段是103师；从下关到新街口、中山路和中山北路以东地段是104师；前两师防地以东到中山陵一带为105师。

103师307团的防地在升州路、水西门、西康路、汉中门、汉口路、五台山一带，重点是警卫使馆区。当时曾发生过一次“涉外事件”。

南京解放没两天，一个晚上，307团一营营长谢宝云代班走到美国大使馆跟前时，怀着好奇心，要进去看看。别人劝他“不要去”，他说：“怕什么，我就是要去看看，看他能怎样！”于是，他进去了。大使馆的警卫没有拦住他。大使馆的工作人员把这件事报告了美国大使司徒雷登。司徒雷登气急败坏地跑了出来，斥责谢宝云同志，要他“赶快滚出去”。谢宝云同志不买司徒雷登那一套，同司徒雷登对骂起来。这样一来事情闹开了。司徒雷登立即打电报给毛主席，说在南京的人民解放军违犯治外法权，强行进入他的使馆，同时又电告华盛顿。据说毛主席得到这一违犯军纪的消息也拍了桌子，遂下令妥善查处。前委派八兵团政委江渭清来查处这件事。江渭清同志带了几个人乘吉普车来到307团团部所在地，叫团长王福堂带他们到一营驻地找营长谢宝云同志进行教育。关于这件事，在北京军事博物馆里，把谢宝云写成王怀晋，这是错了。王怀晋同志是一营教导员，进入使馆的並沒有他。

朱金沂等三人回忆给解放军侦察兵带路

叶国栋 搜集整理

朱金沂同志的回忆

一九四九年古历三月初八的晚上，有两位解放军的侦察员把我家门喊开，把我带走，让我领着他们在城东公社白马、吴村、大村一带转了三四天。过后，又转到白马村子里。在这里，我看到现在本队的陈家富、胡润庭、宇叶林、白马村姓蒋的等七八个老百姓，这时我才知道为解放军带路供情况的不只是我一个人。然而他们在攻打江浦之前都陆续回家了，我却一直到攻打江浦的那天晚上才让回家，呆在解放军里共十六天时间。

现在回忆这事的经过是这样的。

我被从家里带出后，在白马一带转有三、四天时间，后解放军的刘参谋长（我听战士喊的）和一个战士把我带到汤泉一个叫做胡家涧的地方（地名记不太清），住在一个大地主家，这里好象住的是解放军大机关。第二天晚上，来了一个解放军干部把地图展开对我说：

“你不要害怕，我们为了解放江浦老百姓，才把你请来问问情况的。”之后，便问我汪家栗子山、西门求雨山等处驻有多少国民党兵、多少枪枝，水新庄、青石桥、花园等地国民党设防情况。还问赵家山头有几个碉堡。

在汤泉住了三、四天后，刘参谋长指着几个战士对我说：“你跟他们一道再回去。”他们把我带到永宁上午旗，在这里看到不少解放军。古历三月十六日晚，刘参谋长等一行二、三人由我带路到十里桥看碉堡。到十里桥时已是下半夜了。离碉堡约有一里多路，刘参谋长

叫一个战士去摸摸碉堡情况，他摸到第二道防线——铁丝网时，敌人打了几枪。刘参谋长一把把我拖下麦田沟里。过一会那个战士回来报告“未看清楚。”不久，叫他再去。这次去后回来说，共有三层芦柴，第一层竹排，第二层树桩，第三层是壕沟，里面埋有不少地雷。刘参谋长一边听一边用笔记。之后我们又一同回到上午旗。

在上午旗又住了三、四天，刘参谋长说：“老乡，我们今天一道再回去，到你家住的胡桥去。”我们赶到白马倪村，江浦县城就打起来了。我记得当时看到一个解放军干部在一个丫环树下接电话，他忙得很，不时要问前沿部队枪枝弹药等情况。过一会，我就看到从前面抬下伤兵往永宁那边送。

陈朝金同志的回忆

我叫陈朝金，现年七十岁，解放后曾任过乡长、指导员等职。

在解放江浦城的战斗中，我替我军带过路。现把带路情况回忆如下。

当时江浦城内先是驻的国民党九十六军。这个军队抢钱抢物，抢吃抢喝。我们八里铺群众泡稻种要弄到山里去泡，不然就会被他们抢去。群众称他们为夺种军。。大概于一九四九年二月份，九十六军被调走，换来了二十八军。

听说那时二十八军有三个团。江浦县城住有一个团。

一九四九年古历二月十八日晚上，我在家里睡觉，解放军叫开了门，对我说：“老乡！我们是解放军，是为穷人打仗的。”又说：“为了解放江浦城，要了解一下地形，请你跟我们去一下，三天就回来。”结果把我带到永宁张家冲一个解放军的连部。他们弄饭给我吃，又倒开水又给烟。招待一番之后，就问开了。先问我多大，家里有什么人，是否种人家的地；接着就问我有关二十八军的据点情况，城内城外的地形。我就把知道的情况告诉了他们。到了第三天，一个作战科长把我喊了去，他把地图打开，指着地图问我大马山、八里铺、五里墩、红土庙、赵家山、求雨山等地情况。我讲着他们还用铅笔在地图上划着。又过了两天，他们通知我说：“你可以回去了。”我问：“国民党乡、保长一定已知道我被你们拉来，我回去他们要问我，我怎么讲呢？”一个解放军干部对我说：“如果问你，你就说被抓去挖了几天壕沟，装着解大便跑回来的。”

我回到家里休息了一天多，解放军又把我叫去。这次来喊我的人，是解放军侦察排的。其中有四、五个人我已经认识了。这次主要是问我一些保甲长的名字、家庭住址。问这些的目的是叫他们筹些大米来给解放军食用，以后凭条子结算。

古历三月二十一日的一大早，我在家吃早饭，忽然来了四个化了装的解放军。他们都穿着便衣，有的手中提着篮子，里面放些鸡蛋；有的竹篮子里放些药材；有的竹篮子里放两只油瓶等等。他们要我和他们一起进城一次。结果，我和他们一起往城里走去。走到五里墩，遇上进城的第一道岗哨，问我们要“身份证”。我把“身份证”给他看。（侦察兵为了进城都造了假“身份证”）哨兵看了下就放我们过去了。临要进城时，我怕城门口岗哨紧，出事情，不敢同侦察兵一起去。借口要大便就迟去了几步，让侦察兵先进城，我后一步进城。后来，我在张长庆的茶馆内见到了他们。这时，他们手中的东西都没有了。我问他们回不回去，他们说是要住几天，我就一个人回家了。后来听说这四个人住在镇上王宝贵、范光太家，不知是真是假。

四九年古历三月二十二日晚上，解放军侦察兵不仅喊了我，同时又喊了赵瑞成、朱老

四、我二哥、我三哥等四人，半夜把我们带到张家冲。这次又反复核对地图上的地名，把从西门外到东门朱家庄子的地形问得清清楚楚。並对我们讲：“明天要打江浦了。”

结果，从古历三月二十三日上午开始，就听到零星的枪声。到了下午，我们八里铺现在二、五队的村子上就住了不少解放军。过一会儿，我们村前村后都住满了解放军。下午三点多钟，就开始打起来了，直到下半夜，我听到通讯兵向营长回报说第×连第×排没有了，后又派其他排上去，大家都争着报名。

我们队周开炳家设了一个临时医院，当时我看到伤病员洗伤口就在塘里洗，有的比较重的伤员就往永宁那边抬。解放江浦牺牲了不少解放军同志。我们队周开炳家两边山头埋了不少解放江浦的烈士。

胡润庭同志的回忆

我叫胡润庭，今年六十六岁。在江浦快要解放时，我给解放军带过路。时间是在江浦县城解放前十多天，我在解放军那里呆了十多天，直到江浦县城解放那天才回来。

记得那是一九四九年古历三月十几，我和门口老杜晚上在闲谈，忽然来了一个解放军同志。他说：“老乡，我们是解放军，想请问你们一下情况，不要怕。”当时我们就把反动派的碉堡布置情况告诉了他们：蔡家洼子有一个碉堡，顾家冲有一个碉堡，椅子山顶有一个碉堡。每个碉堡距离二、三里不等。问后，把我带到永宁上午旗，同我一起被带去的还有蔡家洼的高凤龙。

我们到上午旗的第二天，来了一个解放军师长。他把我们喊去问情况。首先问高（高凤龙），从七佛寺问起，一直问到浦镇西门。详问这一带地形以及敌人兵力部署情况，如吴家山、平头山、泉水、大胡洼、胡桥、红苗洼、蔡家洼等都一一问了。问到浦镇西门南家塘的情况，高说不知道，就问我，我说：“西门有个叫姚家塘，南家塘是在泉水那边。”又问我孔家桥的情况，我说孔家桥是在水兑那边，就在大顶山脚下。他还问了我们浦镇那边三叉河、扬北门一带情况。

我们在上午旗时，晚上为侦察兵带路有三、四次。记得是一次我带侦察兵从胡家洼出来，快到现在大队部共三山头顶，遇见了国民党保安队巡逻兵。他们问口令，侦察兵立即把我们拉在后面，自己走上前去，结果打了起来。这天本来是想弄清石佛那边王楼子的守敌情况，没有成功。江浦快要解放时，我带侦察连长从我们胡桥泉水到共三山头，又从共三山头过来。他们边看地图，边核对地名，边撒石灰线。快要到蔡洼时，连长叫我回去，他说：“那边危险”。这个连长不仅和我同乡，而且还同姓。后来，听蔡洼人说，这些侦察兵去侦察蔡家洼炮楼时，在石佛寺对面现在的劳教队那里，不幸踩上了地雷，八个同志牺牲了七个，剩下一个也成了重伤。这些牺牲的同志，被埋在蔡家洼姚仕方山那边。解放后我去看过这七位烈士的坟，后因兴建长江砖瓦厂坟被迁走了。

（叶国栋原系城东乡党委副书记，现已退休，此材料整理于一九八二年五月）

忆 汤 泉 之 战

李 中 元

一九四九年四月初，我二三四团二营连日行军到达金椒县东滁河北岸×村，奉上级命令：“原地休息”。第二天，我和教导员李皋鸣，副教导员李作新开了碰头会，认为：这次行动，我营走在全军的最前面，任务是扫清渡江障碍，创造渡江条件，所以要做好打仗准备。在与我们临近的江浦县、浦口、浦镇等地都驻有国民党军队，他们妄图守住长江北岸，阻止我军向长江靠近，敌情很复杂，地形又不熟悉，为能胜利地完成上级交给的任务，决定：“利用休息时间，部队进行战地训练，搞一次实地演习。假设驻地以东二十五里外的汤泉街为敌据点，我以夜间偷袭的方式消灭汤泉之敌，尔后占领骑马岗子、女儿山等高地。”团长董毓湘同志同意了我的汇报计划。晚饭后，我和教导员即召集各连干部进行布置，要求部队半夜出发，凌晨四点发起进攻，在汤泉街吃早饭，然后洗温泉澡，干部们听了非常高兴。当晚十二点整部队紧急集合，向汤泉街急行军。教导员李皋鸣同志带领六连，任务是由汤泉街北面迂回到东面，尔后向西发起进攻；五连紧跟六连在汤泉街东北同时向西进攻，我带领四连和机炮连待五连、六连打响后，从汤泉街正面进攻，一举围歼汤泉之敌。汇合后向骑马岗子、女儿山发起总攻，占领这一带高地。战士们“打得”很认真，凌晨六点结束了“战斗”。部队正要开早饭，团侦察参谋杨国栋带着一个侦察排赶到这里，说：“昨天晚上奉团长之命去汤泉东、南一带侦察，十几里以内没有发现敌情，这回你们可以放心地洗澡了。”于是我们决定吃完饭后立即分塘洗澡。为防止万一，决定让副教导员李作新同志带领五连的枪榴弹班，加强一挺轻机枪到骑马岗子警戒；五连连长王化金带领一个排放小哨；指导员李长庆同志带五连主力随时做好应战准备。我带四连在珍珠泉洗，机炮连、六连在另外两个较小的泉池分批轮流洗，尔后再作调换。布置妥当，我带着四连以很快的速度进入珍珠泉。战士们把枪竖在土墙周围，迫不急待地纷纷跃入水中，那个高兴劲就别提了。就在这时，东方响起了枪声，还没容我作出决定，澡池门口已出现了敌人，荷枪实弹堵住了出路，紧跟着墙头上架起了步枪，同时听到敌人的呐喊：“快举手投降吧，你们跑不了了。”这突如其来的敌情，战士们一愣，目光一齐射向了我，好象在问：“营长，怎么办？”我转目一看，门口被敌人团团围住，硬冲，第一不容易冲出去，第二即使冲出去，伤亡势必很大。唯一的办法就是翻墙突围。我瞅准就近墙边离我一米多远的地方，竖着的一支步枪上挂有一袋没有盖的手榴弹，说时迟那时快，一猫腰贴着水皮跃过去，战士们都看在眼里，领会了我的意图，靠门口方向的战士立刻自动地靠拢以挡住敌人的视线。但敌人还是发觉了，门口的敌人开了火，几个战士应声倒下。就在这时，我在同志们的掩护下，抓起四颗手榴弹同时拉开弦，朝墙外猛的一甩，随着轰隆隆的爆炸声，我持枪翻过墙去。几乎是同时，指导员和十几名战士也甩出了手榴弹，翻过墙头，向敌人冲去。动作迅速，反攻有力，敌人措手不及，死伤一片，落魂而逃。我夺过敌人一挺压满子弹的机枪，对准澡池门外狠狠地一阵长扫射，敌人顿时大乱，丢下枪支抱头鼠窜。这当口，穿上短裤的战士冲出来了，喊杀着与敌人拼搏，包围在围墙周围的敌人吓破了胆，没命地向东南方向逃跑。战局仅一刻功夫就发生了质的变化。四连由圈中之羊的劣势，返转为追击溃敌之优势。敌人向女儿山方向没命的溃逃，我四连穷追不

舍，只见约有一个营的敌人被我一个连追杀着，形成一个飞速越野竞赛的场面。

就在珍珠泉打响之时。骑马岗子西坡已经打响了。担负警戒任务的五连枪榴弹班与大股敌人短路相遇，敌众我寡，我损失很大。五连连长王化金同志听到骑马岗子枪声密集，立即带领小哨增援上去。指导员李长庆同志听到枪声，火速带领主力冲上战场。枪声就是命令。五连投入了激烈战斗，为支援枪榴弹班的同志们，自动形成了强有力的第二、三冲击梯队。紧接着，还没来得及洗澡的六连和机炮连也赶到了，他们主动地于敌右侧配合五连发起了进攻。我军力量不断加强，仅一刻功夫就攻下了骑马岗子，继续向女儿山之敌进攻。此刻，我四连乘胜追击，冲到了黄栌山西南侧。这时传来了团长叫我回团的调号。部队正激烈战斗，全营一股劲，一气击溃女儿山顽抗之敌，占领敌高地。接着，又听见团里叫我的调号改为全营紧急集合，部队不能继续追击了，我让各连做好战斗准备，原地待命。我一路急跑，赶到珍珠泉南的小高地，见到团长董毓湘和政委李新源同志，我一个敬礼未毕，只见他们都看着我笑。我不知何故，低头一看，方才发现身上竟一丝不挂。通讯班长杨瑞明送来我的衣服和匣子枪，团长命令整理部队，打扫战场，返回驻地。我命令营部李书记和四连指导员带一个排留下掩埋牺牲的同志，清理战场，部队立即返回。经俘虏招供，并召集各连干部汇报会，才弄清楚敌人是汤恩伯的江北别动队和二十八军一个团，他们正在长江北岸沿线一带执行任务，企图摸清我军在江北之动向，阻止我军向江岸靠近，破坏我渡江准备。在汤泉街以东约15里处的一个村落发现我军侦察班，即尾随跟踪，企图伺机全歼。敌人到汤泉街，又发现我四连向珍珠泉开进，于是敌团长命令敌二营包围珍珠泉，待我们下水后行动，另两个营及别动队占领女儿山、骑马岗子后，向汤泉街进攻，配合其二营企图消灭我军于汤泉。当后股敌人进至骑马岗子西坡时，正与我五连枪榴弹班相遇，紧接着又遭到我五连于正面，六连、机炮连于右侧的轮番强攻，敌人招架不住，除死伤外，顺原路溃逃。这次战斗，我一个营击溃敌国民党一个团及江北别动队，毙敌近五十人。因当时没有组织俘虏收容队，大部分跪地求饶及活捉的俘虏都放了，只带回了三十余人，缴获了大量武器弹药。我军伤亡三十余人，其中华东三级战斗英雄副教导员李作新同志，五连一排副排长于勇同志，枪榴弹班班长、四连副连长、二班班长等和十几名战士英勇牺牲（因时间太久，名字已记不全）。

汤泉之战，是打了一场没有准备、没有组织的胜仗。哪里有枪声就到哪里去战斗，哪里有敌人就向哪里冲。四连被包围在水中，战士们不恐不乱，纪律严明，自觉战斗，决不被敌人所吓倒。枪榴弹班遭到敌人伏击，五连冲上去了，六连、机炮连也冲上去了。团长、政委听到枪声，立即带领三营，三十里路跑步前进，赶到汤泉街时，一个个象从水里捞出来一样。正是人民解放军这种高度的集中统一，严密的组织纪律，互相支援，团结友爱的一贯作风，培养了战士们英勇杀敌的战斗风格，给了他们以小胜大，以弱胜强的信心和力量。

人民热爱解放军。汤泉新区的人民群众虽然没有亲眼见过我们，但他（她）们冒着生命危险，主动把负伤的战士护送到团卫生所，沉痛地协助我们掩埋了烈士的遗体。当我们返回驻地后，又受到当地群众热情慰问，这种军民鱼水之情，是我军立于不败之地的坚实基础，是杀敌立功的力量源泉。

一晃四十年，我们有幸活下来的人，有责任为后人填补历史上汤泉之战的空白，同时告慰那些没有留下名字，不知掩埋地方，为国捐躯的烈士英灵及他们的亲属，人民永远感激他们。烈士虽无名，但他们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作者：原青岛警备区副司令员）

庆祝南京解放四十周年喜赋

凌 竞 欧

一

虎踞龙蟠景更妍，津津故老话当年。
春雷撼动三山石，江水吹高四月天。
百万雄师冲弹雨，千行帆影划硝烟。
凭江一战全盘定，新史翻成改革篇。

二

天堑神工未足奇，人民子弟逞雄姿。
帆开趁势催羊角，马到成功拔敌旗。
万众欢呼万众舞，一江春水一江诗。
台城四十年前柳，犹护东风十里堤。

（作者系江苏省诗词学会会员、县“江城诗社”副会长，县政协委员，文史研究员）

国庆四十周年抒怀

勒 中 煜

振翅长天万里游，双眸尽放望神州。
风扬旌旗千城晓，雨熟禾粮九野秋。
海上紫霞捧红日，人间大庆动高讴。
中华开放雄风起，且看扶摇最上头。

浦 城

层楼夹道起青云，桐叶长街天树新。
二月荠花如雪白，曾占江浦半城春。

（作者系县电大教师、江苏省诗词学会会员、县“江城诗社”副会长兼秘书长）

七律 建国四十周年有感

王 知 非

开国勋功炳史章，经营蹉跌左无方。
航针拨正攻生聚，政策更新致富强。
喜看山川舒锦绣，展望时势步康庄。
缘何百姓犹忧国，但愿居高慎治邦。

（作者系县文联秘书长）

卜算子 谒江浦烈士塔

张予帆 邵尊良

熠熠巨碑文，历历当年事。烽火连云弹满天，
克我桑梓地。碧血照千秋，添得山河丽。丰塔
巍巍耸九霄，犹有挥戈意。

清平乐 南京解放四十周年

邵 尊 良

丰碑耸立，一代风流笔。百万雄师齐奋击，直
扫金陵残敌。

几经风雨严寒，钟山地覆天翻，英烈精神永在，
长征何惧狂澜。

（作者系江浦县二中教师）

忆 杨 轶 超 老 师

张祥贤 王永年

轶超同志是江浦县汤泉中学教师，共产党员，南京市第六届政协委员。一九八一年三月八日病逝，终年七十八岁。

轶超同志一九〇四年出生于辽宁省岫岩县偏僻的山村。她未出世时，父亲就外出谋生，一去不回。她九岁那年，母又去世，只好到舅舅家为表妹“伴读”，十六岁才进小学。一九三〇年，考取天津女子师范学院。一九三四年毕业后从事教育工作。解放前的几十年，她只身一人，颠沛流离。她教过书，当过婴儿保育员，进过妇女收容所；抗战时，她参加过战地服务团。

解放后，她来江浦教书，先后在江浦中学和汤泉中学任教。五六年加入共产党。几十年来，她勤勤恳恳教书，兢兢业业育人，从不计较个人得失，一心一意想着群众，关心他人胜过自己，受到人们的尊敬和爱戴。

在江中她教生物和地理两门课程。有段时间，她每周要上二十四节课。调到汤中担任教导主任后，尽管教学行政事务多了，但她仍然坚持每周上十多节课。为了教好生物，她从坟土堆里寻捡人体骨骼，刮洗干净后，把它拼接成标本，作为教具，使学生获得直观印象，提高了教学效果。

轶超同志一辈子没有结婚，没有子女。她把学生当作自己的孩子，尽心尽力培养他们。在江中和汤中，她用自己的工资接济困难学生上学，在江苏师范学院数学系工作的吴世蕙、在扬州柴油机厂工作的梁正宝，都曾得到过她的帮助。学生李贞俭因家庭经济困难，要求中途退学，轶超同志每月拿出六元钱让他继续读书。现在在汤泉工作的刘家福，报考飞行员初检合格，为了给他增加营养，轶超同志每天煮鸡蛋给他吃。星甸公社有两个孤儿叫皮云仙、陈祥秀，她们到汤中读书时，因为年龄小，生活不能自理，轶超同志不但经济上给予帮助，还常为她们洗洗补补。

在南京钢铁厂工作的史硕敖工程师是轶超同志一手栽培起来的。记得刚解放时，史硕敖跟着母亲靠种菜营生。一九五三年，他初中毕业，因家庭生活贫困，特别是母亲身染重病，给他继续学习带来困难。已教了他三年的轶超同志，出于对新中国人材的珍惜，就勉励他继续攻读。然而，就在史硕敖报考学校的那天，母亲病逝，他就成了孤儿，从此轶超同志就象慈母一样，关心史硕敖的成长。她抽空去看望他，帮他缝缝补补，洗洗晒晒，穿的用的，轶超同志一一帮他添置，勉励他要听党的话，刻苦钻研，不断进取。由于轶超同志的精心照料，史硕敖顺利地读完了南京机器制造学校，后又考上南京工学院。在大学读书时，轶超同志更是全力资助。为了给国家减少一份负担，轶超同志劝史硕敖放弃每月十六元助学金，由她每月给他二十多元，就这样持续了五年多。在史硕敖读书期间，轶超同志还几次把马列

毛主席著作以及笔记本赠给史硕敖，史硕敖把他在学校得到的奖状寄给轶超老师。在轶超同志关怀教育下，史硕敖进步很快。他大学毕业后，主动要求到条件艰苦的河南省三门峡市工作。为了感激轶超老师对他的养育之恩，他参加工作后，把第一个月的大部分工资寄给了轶超老师。轶超在回信中说：“我不要你的孝敬，也不要你的报答，只要你好好工作，我比什么都满意”。轶超同志去世以后，史硕敖深情地对我们说：“杨老师是我的再生父母，没有她的教育培养，就没有我的今天”。

轶超同志时刻把别人疾苦放在心上。生前她究竟帮助过多少人，连她自己也说不清。

在永宁镇工作的陆从云同志，是一辈子忘不了杨轶超老师的。那时刚解放，陆从云家里还很穷，没钱上学，只好靠帮助邮局送信，挣点钱念半天书。轶超同志见他生一身疥疮，不是嫌弃他，而是亲近他。轶超除了帮他补习功课外，还给他钱洗澡、剃头、买小菜。陆从云常说：不是杨老师，我的书是肯定读不下去的。不但我是这样，我儿子也是这样。

一九六八年，陆从云生病住院，爱人又得了产后风，花了一千多元钱，家里实在没有钱给大孩子读书。轶超同志知道后，就主动把孩子领到身边上学，每月饭菜票全由她包了，还不时给孩子买些学习用具和生活用品，就这样，小陆读完了中学。尤其使陆从云难忘的是，轶超同志救了他二孩子的命。有一年，孩子得了麻疹并发肺炎，已经奄奄一息，陆从云夫妻俩在南京，身上只带五块钱，哪够替孩子治病呢？在这心急火燎时刻，陆从云想起了杨轶超老师，他托人带信给老师，向她借二十块钱。当时，轶超同志因哥哥在上海受审查，她要省点钱接济哥哥家。怎么办？想到学生的疾苦，轶超同志决定把自己仅存的五十元取出来寄给了陆从云。后来，孩子的病好了，他们去谢轶超老师，轶超同志说：“没有什么好谢的，学生有难处，老师应该帮助，我还过得去，这点钱你就不用还了。”

在汤中附近泉西二十队，有个下放户陈福生，他不懂农活，家底子很薄，住一间破旧的茅屋，生活十分困难。轶超同志经常三块、五块地资助他。老陈有两个小孩在学校读书，每逢开学，轶超同志都要为他们代交学杂费，并帮他们买些学习用品。有一年，老陈爱人王桂兰患阑尾炎住院开刀，轶超同志有病不能去看她，就托人带几块钱给她，并捎口信说：“我不能去看望你了，你要把身体养息好。”

学校工友吴一清，经常肩血，有段时间卧病在床。轶超同志就把自己喂养多年的一只老母鸡杀掉，炖成鸡汤，亲自送到他的床前。

校内有一排女教师宿舍，学校没有钱买砖铺地面，轶超同志就拿自己的钱买了砖头，和老师学生们一起，把六间房子的地面全部铺成了砖地。

一九七一年，轶超同志退休了。退休十年，她先后帮中青年教师带了七、八个小孩。轶超同志帮老师带小孩，非但不吃人家一口饭，不收人家一份礼，而且她还给孩子买吃的、玩的和穿的，尽心尽力，孩子们都亲切地喊她“杨奶奶好。”

轶超同志病重的时候，她把自己的一块手表和一台半导体收音机，送给了学校里经济比较困难的老师。轶超病危住在121医院，她看到来自安徽黄圩的一位病人经济困难，就把自己的灯蕊绒褂子、呢大衣、丝棉袄、的确凉褂子、新棉裤全都送给他。

轶超同志去世以后，人们打开她的箱子，一件象样东西也没有。她仅有的一百元，生前就对侄儿说过：“我死后，就交给学校吧！”她什么也没有留给侄子，最后只留下一句遗言：“希望你好好工作。”

轶超同志常年过着节衣缩食、粗茶淡饭的生活。她在江浦从事教育工作三十多年来，在物质待遇方面从不向组织上提出任何要求。在汤中工作期间，她长期住着一间破旧的土屋，直到去世。领导上过意不去，想请个瓦工修修，她坚持不肯，说：“将就着住吧！”她屋子里面没有一样象样的家具，床头柜是用半截砖垒的，临终时，从她身上脱下来的一件黑棉袄，仅胳膊窝一小块地方就打了五个补丁，一条内裤已破的不成形了，一顶蚊帐全有窟窿，一条被子里子还是老粗布的，上面打满了补丁。她常年用的一面小镜子，正反两面已有了八条裂纹。同志们看了轶超同志的这些衣物，无不感动得热泪盈眶，往事幕幕呈现在眼前：

一九五一年，抗美援朝捐献飞机大炮，她一下子拿出了一百多元，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她又把自己省吃俭用的全部积蓄一千元买了公债，且不要兑还；一九六六年，江浦建造烈士塔，她一下又捐助了二百五十元；一九六三年工资调整，论条件应该加一级，但她坚决不肯，一再说：“我拿六十四元，已经够用了。”硬把这名额让给别的老师；轶超同志退休后，按当时规定，拿原工资的80%退休金。后来关于无子女职工享受原工资100%退休金的规定下达了，学校要她去补办手续，她执意不去，说：“我老了，够用了，为国家节省一点开支吧！”

轶超同志对党有着深刻的认识，她在笔记中写着，“在我们的时代，还有比共产党员更高贵的称号？共产党员就意味着正直、无私、光明、磊落。”一九七七年的一天，插队在汤泉公社的侄儿杨卫强找到她说：“姑妈，和我一起来插队的知青，上大学的上大学，招工的招工，你熟人多，帮我想想办法吧。”轶超同志回答得很干脆：“摊你走你就走，组织上会安排，我不会为你开后门。”直到一九七九年，她侄儿才以良好的成绩考取了南京工学院。轶超同志对己严，对人宽，对不正之风深恶痛绝。她在入党志愿书中写道：“生活总应该有自己的目的。专为自己打算的人，他实际是没有生活方向，永远不会放出光彩。对于我，要能更好地为人民服务，就是最大的幸福。”轶超同志的后半生，正是以自己值得骄傲的共产党人的人生观，极为幸福地生活着。

在轶超同志的一生中，虽没有轰轰烈烈的伟业，也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然而，三十多年来，她在江浦所做的许多平凡细小的事情，使人们难以忘怀，党和人民对她给予高度评价。一九五九年，她被评为江浦县优秀教师。一九六〇年，她获得了省人民政府授予的“社会主义建设先进工作者”奖状。一九八一年六月十三日《南京报》发表长篇通讯《她把心掏给了人民》，一九八一年六月十五日，中共江浦县委、县政府联合发出通知，决定在全县开展向杨轶超同志学习活动，要求各级党组织认真组织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学习杨轶超同志的先进事迹，以此来推动各项工作。

一九八三年三月，汤中师生员工捐款200多元，为轶超同志树了一块石碑，以此永远怀念她。

轶超同志虽然长眠九泉，但江浦人民永远怀念她。

（王永年系县二中副校长、高级教师；张祥贤系原汤中校长、县党校副校长，现为县政协委员）

此老平生铁作肠 诗篇每带梅花香

庄 定 山 (一)

凌 竞 欧

明代自永乐之后，宦官窃权乱政，皇帝整年累月不理朝政，遇事由宦官代表皇帝处理，甚至皇帝硃批奏章的大权也落到宦官手里，结果是“内阁之票拟，不得不取决于内监之批红”（明史、卷七十二）。“于是朝廷之纪纲，贤士大夫之进退，悉颠倒其手”（明史、职官志一）。王世贞《觚不觚录》记载了当时的一些情况说：“大臣见王振而跪者十之五，见汪直而跪者十之三，见刘瑾而跪者十之八。”在宦官阉党横行无忌、人人自危、朝廷内外久久哑然无声的局面下，突然暴发了一场震惊朝野、流传古今的“翰林四谏”。“翰四林谏”理直气壮地揭开了朝廷贪暴奢侈、昏庸无能及宦官们专横跋扈的丑恶事实。于是人心振奋，舆论哗然。四名翰林都遭廷杖滴落，明朝的国势也随之更加积弱和混乱了。翰林四谏的主要人物就是江浦庄昶。

庄昶（1436—1489）字孔阳，号木斋，后因滴落，卜居定山二十余年，世称定山先生。

庄昶出生于浦子口城西南面的一个小集镇上的普通人家。庄昶的祖父庄志甫原籍松江，是会稽学者杨维桢②的入室弟子，能诗文，精数学。元末明初，由于兵乱频繁，带领妻子旅居於淮、泗一带，后来定居在江浦孝义乡。县旧志的人物传隐逸篇中留下了一则简短传记说：庄志甫本来姓章，是宋丞相章文简的后代，定居孝义乡时改姓庄。又说：朱元璋即位之后，一些官员一再向朝廷推荐庄志甫充当要职，庄志甫再三陈情辞谢。永乐七年，皇帝朱棣北巡，经过江浦，庄志甫向朱棣上书，陈述有关国事的十点建议，大半为朱棣所采纳。可见庄志甫的才干和影响并非一般。由于庄志甫不愿参与风云多变的政治活动，遂以布衣粗食终老林泉。庄昶的父亲庄翎，未曾入学，亦无任何业绩见于记载。

庄昶“自幼豪迈不群，嗜古博学”（明史、庄昶传）。他祖父没有留下多少遗产，最多的是成堆的古书秘籍。由于家学渊源，再加上自己勤奋好学，正统十四年（1449），经过考试，进入县学为生员。

庄昶入学以后，得到县学教谕、训导的指点，又能和一些年长学优的同学经常切磋文章学术，学业更是一日千里。除了学习之外，庄昶还从县学中听到不少国家大事、地方新闻。例如庄昶入学的第二年，恰逢新皇帝登基的庆典，年号改正统为景泰，家家烧香点烛，庆贺一翻，这在当时本是一种正常现象，但随之而来的种种传说，使年轻的庄昶有些迷惑不解了。

原来，英宗朱祁镇（年号正统）即位时，封异母兄弟朱祁钰为郕王。当时蒙古的瓦剌、鞑靼、兀良哈三个部族日益兴起，其中以瓦剌最强。正统十四年，瓦剌的太师也先，领兵十余万，四路侵明，前方告急文书如雪片飞来。由于宦官势力把持一切，朝中文武大臣没有人敢说话，于有宦官王振挟英宗亲征。朱祁镇将朝中大事暂时交给郕王朱祁钰主持，遂与宦官王

振带领大军，匆忙上阵，与瓦剌军在土木（今河南怀来县境内）接触，一战即败，英宗被俘。这件大事对郕王朱祁钰来说，并不是要报仇御敌，也不是通过和谈，赎回英宗，而是就此机会夺取帝位。这就使大明年号由正统而景泰了。

十五岁的庄昶对这些传闻很感兴趣，但又有些怀疑，思想很矛盾。

孝义乡地处南北交通要道，新闻消息传播得特别快。庄昶继续听到的是朱祁钰夺取了政权之后，杀戮了一批大臣、嫔妃、宫女、太监、侍从等等，并株连了一批皇亲、贵族以及地方官吏，又进升了一批大臣、官员。又一批宦官受宠得势，如喜宁、王诚、曹吉祥、汪直、尚铭等，恣意妄为，朝政更加混乱。江浦的情况也越来越糟，水灾、旱灾、风灾、蝗灾接二连三，人民生活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这些庄昶都看在眼里。

庄昶在县学经过一次又一次的月考（县教官主持），成绩优等；又经过两三次岁考（省提学主持），成绩仍然优等，于是由附学生升为增生。又二年，升为廪膳生。他很快越过县学生的三个等级，参加了省提学主持的科考。科考是一种选拔性的考试。庄昶的成绩仍然优等，取得了参加乡试（省考）的资格。

景泰七年（1456）初秋，庄昶和另外两名同学被选拔参加乡试。因考场离家不远，他们只携带简单行李，在考试前几天赶到南京，在离三山街不远一家小客寓里住下。

乡试惯例在八月初九日开场，一场三天，三场考完，中者为举人。

炎夏才过，气候宜人。大凡参加乡试的生员，临考前几天总是在寓所埋头攻读。而庄昶在考试前却欢喜轻松一下。在庄昶的带动下，两个同伴亦乐意玩赏一下南都的秋景，直至万家灯火，三人才回到寓所。

八月初九准时开考。参加考试的人数大约有两千多人，其中有青年人、有中年人、也有不少久经考场未能得中的白发人。在两千多人中按规定只取八十。三场九天，考试结束。不到一个月，喜报由县学转送到庄昶家，亲友邻居都来庆贺。庄诰和任氏夫人忙着接待客人，庄昶也拜谢县学教谕，看望同学并拜谒地方几位有名气的缙绅，一连几天弄得很疲劳。

庄昶中举之后，继续攻读，做以后到京师会试的准备。

国家的政局越来越混乱。景帝朱祁钰接受于谦等一些大臣的建议，从瓦剌迎回了英宗朱祁镇。以后，又将英宗软禁于南宫。接着废英宗长子朱见深为沂王，立自己的儿子朱见济为皇太子，这又使皇权之争与皇储之争交叉错杂，卷入了不少人。景泰四年十一月皇太子朱见济死，复储问题更趋激化了。

景泰八年（即天顺元年）正月十六日夜间，英宗朱祁镇在王振余党、宦官曹吉祥等帮助策划下，发动政变，政变成功，次日，朱祁镇又重登大宝。于是大明年号又由景泰而天顺了。景帝仍废为郕王，朱祁镇又恐产生后患，密令太监蒋安勒死景帝，杀戮于谦等一批大臣，株连者不下万人。英宗再获皇位，一时高兴，对复位有功之人乱加封赏，从此朝政更加积弱，大权进一步为宦官所控制。朱祁镇又当了八年皇帝，其子朱见深继位，是为宪宗，年号又由天顺而成化了。

由于朝廷混乱，宦官擅权，到处掠夺民财，各地民怨沸腾。据《明武宗实录》卷一〇八记载，“自京城九门外至张家湾、河西务等处，拦截商贾，横敛多科”。庄昶开始懂得关心国家大事，但他仍然有一种天真的想法：他认为只要能使皇帝懂得治理国家的大道理，不随便听信坏人的话，下情能及时上达，就可以国富民强，天下太平了。

在多灾多难的岁月里，江浦县发生了更为严重的情况，那就是除连年水、旱、风、蝗灾害以及租税徭役逐步加重以外，又加上了养官马的任务。

江浦地近南京，大部分种马派给江浦放养，一户养四五匹，后来逐步增加到六七匹，八九匹。马养瘦了要受罚，死了要赔偿。不少农户被逼得家破人亡。到景泰、天顺时，大批农户被逼得丢弃了土地、房屋、用具等，将马散放到荒地山冈，连夜外逃，荒地里被丢弃的马到处乱跑，如同野马，无人收管。知县一次又一次向应天府报告，恳求迅速采取措施。直到成化元年，水巡抚都御史刘孜才写了一份“请求削减种马”的奏章，原稿的一部分收录在万历江浦县沈志里，现移录部分如下：

“江浦地当要冲，今年又被水灾，人民艰难。查洪武年间，原有三十六里^②，原领养种马一千三百九十四，附余马一百八十四匹，自后逃亡死绝，止有十里，中间消耗亦多。景泰五年，加添种马四百四十五匹，即种马多而人丁少，有一家并养四五匹者，有一户并养八九匹者”。

这些天灾人祸，家破人亡的情景，庄昶一一看在眼里，他感到许许多多问题从书本上是找不到答案的。

一日，小街道上忽然热闹了起来，县署告示说：新帝登极，国家庆典，万民同贺，等等。庄家是有点名望的举人之家，大清早，庄昶父母及弟忙于打扫庭院，张灯结彩。庄昶平时总欢喜抢着做点家务，而这天却感到很别扭，一转身走出大门，到附近的一家杂货铺子买了点纸钱挂牵，提了壶酒，一个人往西华老山走去。庄昶来到他祖父坟旁，匆匆祭扫完毕。忽然一阵狂风将披在坟顶上的挂牵卷到树梢，庄昶往坟边退了几步，随口吟了两首绝诗：

坏^③土长埋盖世姿，西华撼动小孙诗。

终身诸葛无人识，聊与青山绿水知。

翁孙衣钵只中庸，马勃^④牛医莫酒同。

我辈不知谁是伋^⑤，松梢擘^⑥纸挂西风。

注：

①杨维桢：浙江会稽人，元末著名学者，因兵乱，浪迹浙西，后定居松江。明兴，朱元璋派专车接到朝廷，撰《簠例略定》，一百一十日书成，乞归，抵家卒，年七十三，著述甚富。

②里：当时基层行政组织，大于现在的村，小于现在的乡。

③坏：音胚，小土丘。

④马勃：药草，可以止血。韩愈《进学解》：“牛溲马勃，败鼓之皮，俱收并蓄，待用无遗者，医师之良也”。

⑤伋：孔子之孙、子思的名子。子思为鲁莒公师，作《子思》十三篇，能阐述其祖孔子的学说。

⑥擘：撕裂。

于湖词的艺术特色

王 知 非

《江浦文史》第一辑朱君锡友《张孝祥墓碑的发现及墓在江浦考》一文，已有力地说明了张孝祥与江浦的关系。张孝祥，字安国，号于湖，历阳乌江人。

张孝祥生于南宋高宗绍兴二年（公元1132年），卒于南宋孝宗乾道五年（公元1169年），终年38岁。在其出生前五年即靖康二年（公元1127年），北方金朝女贞贵族发兵南犯，攻陷宋都东京（开封），俘去北宋最后两个皇帝——徽宗赵佶和钦宗赵桓。同年五月，赵构在南京（商丘）称帝，是为高宗，建立起南宋政权。高宗于绍兴十一年（公元1141年），信用秦桧奸计，力主放弃淮北，与金人构和苟安，设谋收取主战将领的兵权，杀害主战名将岳飞，引起朝野强烈不满。绍兴廿四年（公元1154年），张孝祥23岁，考取进士，复经廷试，被高宗擢为进士第一，授承事郎、签书镇东军节度判官。由于民族文化熏陶和现实斗争的激发，张孝祥不仅才华横溢，而且富有爱国激情和正义感。他一登上政治舞台，便慷慨陈辞，为岳飞辨冤，并屡呈奏议，主张广开言路，整肃军政，团结抗金，收复中原，因而遭到权奸秦桧的忌恨。桧诬其父张祁有反谋，收张祁下狱。次年桧死，孝祥授秘书省正字，后历任秘书郎、著作郎、集英殿修撰、中书舍人等职。1163年，张浚入朝为枢密使，都督江淮兵马，开建康府，推孝祥为建康留守，孝祥竭力赞助张浚北伐。由于前线的主要将领不和，招致符离之败，于是主和派又在朝中得势，奸相汤思退以张孝祥“力说张浚北伐”为由，将张孝祥排挤出朝廷。从孝宗乾道二年（公元1166年）起，张孝祥一直做地方官。他勤政爱民，政绩卓著，特别是在荆州任上，打击地方豪强，开仓赈济饥民，兴修水利，发展生产，民众交口称赞。1169年因遭谗言而请祠侍亲，归休芜湖，是年病故。

张孝祥在短暂的一生中，写了大量的文章和诗词，今有《于湖居士文集》传世，收其文章、诗、词共约二十万字，其中词的艺术成就最高。

张词题材广大，内容充实，格调高昂，在词坛上他是一位继往开来的人。张词是对以苏轼为代表的豪放超逸词的继承和发展，又开以辛弃疾为代表的豪放沉雄词之先河。张孝祥词的一个突出成就乃是进一步扩大了题材，丰富了所反映的生活内容，将词的意境推到念时忧乱的爱国情怀同激昂慷慨的战斗精神相结合的新高度。1161年宋军在采石矶大败金兵，捷报传来，他当即赋诗填词，满怀豪情地写道：“雪洗虏尘净，风约楚云留，何人为写悲壮，吹角古城楼？湖海平生豪气，关塞如今风景，剪烛看吴钩。剩喜燃犀处，骇浪与天浮。”描绘了一幅烽火高举，敌虏灰飞烟灭的胜利情景。最后以“我欲乘风去，击楫誓中流”结句，表达了要学习东晋祖狄渡江北上，乘胜收复失地的决心。1168年，他在荆州所赋的《浣溪沙》写道：

“霜月明霄水蘸空，鸣鞘声里绣旗红，淡烟衰草有无中。万里中原烽火北，一尊浊酒戍楼东，酒阑挥泪向悲风。”充分表达了他对国土分裂、南北割据局面的深切悲痛。